

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奥林匹克运动

付玉坤¹, 刘旻航²

(1. 山东财政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南京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通过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一些哲学意义上的探讨, 认为奥林匹克运动——这一串成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未来的(或以到来的)后现代社会中依然会焕发出勃勃生机。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5)06-0033-03

In latter modernism field of vision Olympics movement

FU Yu-kun¹, LIU Min-hang²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Finance Institute, Jinan 250014,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It pass document to after discussion when modernism go on some philosophy the meanings, think the Olympic Movement - One this string hum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together into, can is it produce vitality to radiate still among the modern society after a future one (or with come).

Key words: after modern theory; Olympic Movement Sport; culture

奥林匹克运动包括竞技运动、大众体育, 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化活动。它是一种以体育为载体的文化。奥林匹克运动当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或者可以称作是一种身心文化。体育运动是促使人的物质结构机能的改善, 使人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的物质形式。同时, 体育运动还会对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体现一种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文化, 它的发展一定依托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后现代主义是反对强调性与反对把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立的哲学与文艺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出 20 世纪下半叶人们更关心周围日常生活的思想特点。后现代主义真正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发展至今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应当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是新颖与独特的, 它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与我们今日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息息相关的, 都是人类社会(包括其他一切意识形态)想要生存与发展所亟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后现代主义的摧毁、解约, 否定性向度上, 对于后现代主义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内涵, 也就是说对于它的建设性向度鲜有考察, 以至于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上多少已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 后现代主义是专讲“摧毁”和“否定”的, 因此是否定主义的、悲观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而奥运文化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的一种“阳光文化”, 两者之间似乎充满了

对立与矛盾。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到来似乎是无法阻挡的, 奥运文化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依然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远没有呈现出颓势, 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中两者如何协调发展成为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 上述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它把后现代主义这一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和理论内涵”的重大思潮简单化了^[1], 简单解说固然有某种便利, 但是当我们用来评说后现代与奥运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必然联系时, 不可避免的造成曲解。而这种曲解的直接后果造成双重的不公正(理解): 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不公正和对奥运文化发展的不公正。有鉴于此, 本文旨在对后现代主义和奥运文化的发展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不是作为“唯一结论”, 而是作为一种线索, 使更多的人较全面地了解和思考该问题。

1 倡导创造性

倡导创造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后现代思想家最推崇的活动就是创造性地活动, 最在意的人生就是创造性的人生, 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的人。在格里芬^[2]看来, “从根本上说, 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 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 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 这种接受性同许多接受性价值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

收稿日期: 2005-06-29

基金项目: 山东省科技厅软科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付玉坤(1963-), 男,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做出贡献,这种动机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

顾拜旦曾经说过:“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实践中,其所主张的人的和谐发展的生活哲学,所倡导的团结、友谊、进步精神,所规定的各项公平竞争的原则等等。而奥运文化所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的最终意图,恰恰是“完全、彻底的”激发人类的潜能,使人类能够不断超越自己,人的创造性在体育运动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还没有哪一项活动可以如此普遍地发挥人类的创造性。这恐怕恰恰是奥林匹克文化的“特权”,与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创造性是相吻合的。

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思想家所倡导的“创造”与现代人所理解的创造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一,现代人不是受机械论的影响将创造进行机械的理解,就是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将创造看作是随心所欲,看作对秩序的破坏,而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后现代创造既尊重无序又尊重有序,过度的有序和过度的无序都是与真正的创造格格不入的,在西方传统的最初思想源泉中,英雄之神的创造性就在于“既带来自然秩序又带来社会秩序”^[3]。其二,现代人仅仅将“创造”看作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将创造特权化,而后现代思想家则试图还创造于民,通过阐发创造乃人的“天性”来激发普通民众的创造热情。

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是没有“权威”的,任何人都会向最高峰发起挑战。奥林匹克也是崇拜英雄的,胜利者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欢呼,然而伴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百年的发展史,奥林匹克运动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物质社会的烙印:最大化的追求物质利益,过分的渲染“英雄”(胜利者)等等。所有这些已经大大地背离了奥林匹克的最初精神。奥林匹克中的“英雄”决不属于极少数夺冠的“特权阶层”的,而是属于大多数参与者——只要参与进奥林匹克运动中就是一个成功者,一个受人景仰的“英雄”。

2 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表征是对多元思维风格的鼓励。按照德勒兹的说法:“多元论的观念——事物有许多意义,有许多事物,事物可以被看成各种各样的”。后现代思想家对多元论的倡导是与他们对本体论的平等概念的信仰是分不开的。根据这一概念,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个人(不管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一种思想(不管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少点或多点实在性。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要求摒弃一切歧视,接收和接受一切有区别的东西,“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4]。

正是在不断的“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中,奥林匹克运动才得以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参加奥运会的来自欧洲和北美的一二十个国家的数百名运动员,到如今的将近两百个国家的万名运动员共同参加比赛,说明了奥运文化的多元性。国

际奥委会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组织,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熔炉”。奥运会在不同的国家举办有不同的文化特色的运动会,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从体育比赛到艺术活动,异彩纷呈。奥运会所吸纳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折射出了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精神,正是这些来自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多种文化共同构建了当今的奥运文化。

何振梁先生^[5]曾经说过:“从一百年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看,它之所以会成功,原因之一是它对多种文化的兼容和尊重,这个明智的政策不仅确定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多文化性,也使它更具起因力和凝聚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多文化性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财富和力量所在。”而正是这种多维的思维风格使奥林匹克运动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之中,使组织具备了前进的动力,使奥林匹克运动得以不断前进。

3 对世界的关爱

福柯^[6]总是憧憬着一个“好奇时代的来临”,这显然是针对现代人的对世界态度冷漠、感觉迟钝的心态而说的。

D.R. 格里芬等人所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将福柯的憧憬具体化了。格里芬强调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三大特征。第一,与现代性视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为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相反,后现代主义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第二,与二元论的现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不同,后现代人信奉有机论,在世界中如同在家一样。由于这种家园感和亲缘感,现代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第三,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新的时间观,它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这种后现代主义十分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因为它所倡导的“内在关系”理论、“有机论”以及对时间的新关系在“生态运动”和“绿色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正是基于这些方面,格里芬才说:“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生态学的”。

奥林匹克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表达着同一个信仰——对世界、对人类的关爱。这种关爱更多的是表现在对人自身的全面完善。在全球化日益明显的今天,国家的支持、各个种族的不同文化已经共同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重点。同时,奥林匹克自身所独有的文化体系也在渗透着对人类、对世界的关爱,如奥运会期间,世界各国共同签署宣言,宣布停战。同时奥林匹克的诸多象征意义,也在昭示着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五环旗、和平鸽、橄榄枝……

其实,后现代主义就是想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认为它具有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到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使它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近几十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中着重强调的思想。“征服自然”伴随着单一的线性思维的消除,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品尝过惨痛的教训之后,人们终于不再把自己当作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统治者,开始慢慢学会与自然和睦相处,在悉尼奥运会筹备期内,正是基于对原始海滩保护的考虑,原定修建的冲浪比赛场地被迫易址。然而没有人埋怨悉尼,正是这种处于对自然的关爱(当然也是为了人类自身)为悉尼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同样也为奥林匹克带来了尊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如何展现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类、世界的关爱,体现“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的思想真谛,恐怕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4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问题

诚如人们所知道的,后现代主义是讲“否定”和“摧毁”的,它的确含有否定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然而具有这些倾向并不等于就是否定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否定主义的“否定”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否定就是一切,否定本身就是目的,而后现代主义讲的“否定”则是有关怀的,它反对任何假定的“大前提”、“绝对的基础”、“唯一的中心”、“单一的视角”,向一切人类迄今为止所视作究竟至极的东西挑战,其目的是为了了解放人们的思想,拓宽人们的视野,为人们争得自由,“自由原则”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想家的“最高原则”。

真正的后现代主义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在后现代学者看来,现实,特别是社会现实从来就不是给定的,因此没有任何理论可以绝对正确地把握现实。这并不意味着现实是完全混沌的、不可认识的,所有感知和认识都是抽象的和虚假的幻觉,而是说现实是复杂的、生成的,像黑格尔那样绝对地把握事物是不可能的。既然现实不是既定的而是复杂多变的,既然人们只能相对地认识现实,这样传统的图画式的“理论”概念便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用解释概念(其最大特点就是开放)来代替理论概念。相应的,传统作为,传统的作为一种肯定的、建设性的社会历史力量的哲学,应被视作一种否定的或批判的功能的新哲学所代替,而这恰恰符合马克思对哲学任务的界定,即哲学的任务不是在于推断和宣布一些适合一切时代、一切地点的“永恒真理”,而是要从现实出发,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由此,又怎能说后现代主义是“虚无主义”呢?

另外,从方法论上看,否定主义的“否定”就是绝对的排斥,就是简单的说“不”,而后现代主义讲的“否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前者导向“虚无主义”,后者导致思想的解放。后现代主义所讲的“否定”对解放思想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它对封闭的“夜郎主义”的拒斥和对开放

思维的倡导上。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看作“夜郎主义”的表现形式,这种思维方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它不仅妨碍着人们去客观地认识世界,而且妨碍着人们正确地了解自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林匹克运动也是讲究否定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自我的否定”。“向一切人类迄今为止所视作究竟至极的东西挑战,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超越自我”、“超越梦想”,这些正是奥林匹克运动前进的动力。它是有别于“否定主义”的。

首先,它是肯定“否定”的,“更高、更快、更强”所指引的就是不断地否定前者,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于破纪录者的“重奖”(不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才有了人们对超越者英雄般的欢呼。

其次,奥林匹克运动是开放的。奥林匹克运动是向一切有能力者敞开大门的,它决不是某一些特权阶级所把持的,来自最穷国度的选手一样可以在跑道上战胜最富有国家的运动员,而这是不分种族、国界的,这同样使奥林匹克运动避免了“夜郎自大”的悲哀。

客观地讲奥林匹克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组织从小到大、项目从少到多、水平越来越高……而且奥林匹克运动始终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会走一些弯路,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把握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大方向,处理好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未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依然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参考文献:

- [1] R. 罗蒂. 哲学与自然之镜[M]. 上海:三联书店,1987:415-416.
- [2] Griffin D. "Peace and Postmodern Paradigms"[A]. In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David Griffin, ed [C].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Press, 1988:149.
- [3] 于奇智. 后现代思想家 C. 德勒兹[J]. 国外社会科学, 1996(5):46-51.
- [4] Bashler J.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al Complex[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33.
- [5] 何振梁. 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价值与多文化世界[J]. 体育文化导刊, 2002(2):4-5.
- [6] Michele Foucault. politics,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M]. New York, London L. D. Kritznan, ed. Routledge, 1988:328.

[编辑:李寿荣]